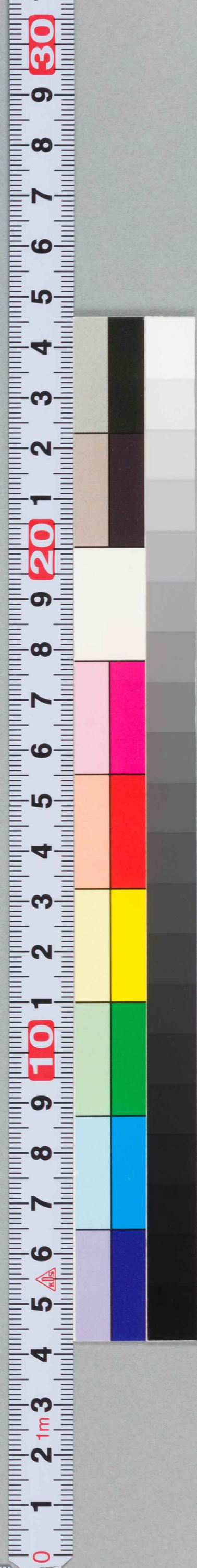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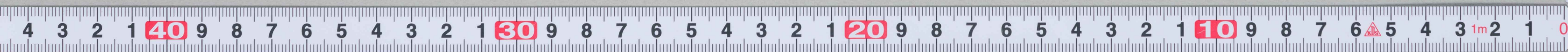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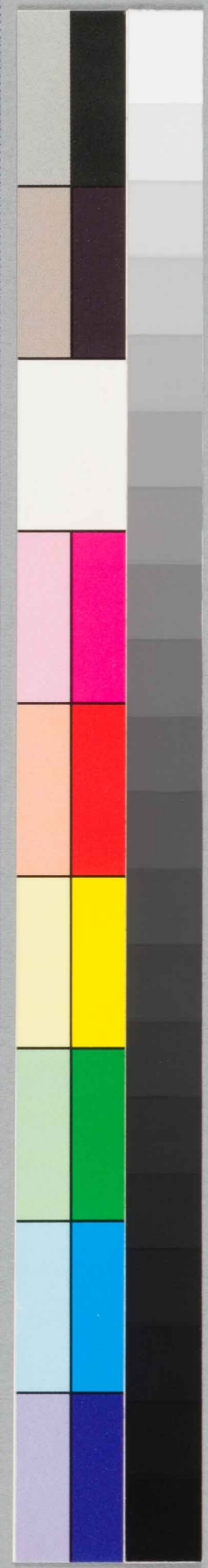
局方發揮全

朱彥脩撰



局方發揮

全





局方發揮

金華 朱彥脩 撰

和劑局方之為書也可以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  
求醫不必脩制尋贖見成丸散痲痛便可安痊仁民  
之意可謂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  
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然予  
竊有疑焉何者古人以神聖工巧言醫又曰醫者意  
也以其傳授雖的造詣雖深臨機應變如對敵之將  
操舟之工自非盡君子隨時取中之妙寧無愧於醫

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恨之病何異刻舟求劍安圖索驥其偶然中難矣

或曰仲景治傷寒者三百一十三方治雜病者金匱要畧曰二十有三門歷代各方汗牛充棟流傳至今明效大驗顯然耳目今吾子致疑於局方無乃失之謬妄乎

予曰醫之視病問證已得病之情矣然病者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時月有久近形志有苦樂肌膚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標本有先後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今有四時某藥治某病某經用某

藥孰為正治及治孰為君臣佐使合是數者謂較分毫謬方治療貴乎適中今觀局方別無病源議論止於各方條述證候繼以藥石之分兩脩製藥餌之法度而又勉其多服常服冬服殊不知一方通治諸病似乎立法簡便廣絡原野冀獲一虎寧免許學士之謂乎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為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然猶設為問難藥作何應處以何法許學士亦曰我善讀仲景書而知其意然未嘗全用其方局方制作將擬仲景取故不揣荒陋敢陳管見倘蒙改而正諸實為醫道之幸今

世所謂風病大率與諸痿證交同論治良由局方多以治風之藥通治諸痿也古聖論風論痿各有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異不得不辨按風論風者百病之長至其變化乃為他病又曰善行數變曰因於露風曰先受邪曰在腠理曰客曰入曰傷曰中歷陳五臟與胃之傷皆多汗而惡風其發明風邪係外感之病有臟腑內外虛實寒熱之不同若是之明且盡也別無癱瘓痿弱卒中不省僵仆喎斜攣縮眩運語澀不語之文新舊所錄治風之方凡十道且即至寶丹靈寶丹論之曰治中風不語治中風語澀夫不語與語

澀其可一例看乎有失音不語有舌強不語有神昏不語有口禁不語有舌縱語澀有舌麻語澀治大腸風秘秘有風熱有風虛曾謂一方可通治乎又曰治口鼻出血夫口鼻出血皆是陽盛陰虛有汗無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抑陽氣降則血歸經豈可以輕揚飛竄之腦麝佐之以燥悍之金石乎又曰治皮膚燥痒經曰諸痒為虛血不榮臟腑所以痒也當與滋補藥以養陰血血和臟潤痒自不作豈可以一十七兩重之金石佐以五兩重之腦麝香桂而欲以一兩重之當歸和血一升之童便活血一升之生

地黃汁生血夫枯槁之血果能知而生乎果能潤澤  
肌肉之乾瘦乎又曰治難產死胎血脈不行此血氣  
滯病也又曰治神昏恍惚久在床枕此血氣虛弱也  
夫治血以血藥治虛以補藥彼燥悍香竄之劑固可  
以劫滯氣果可以治血而補虛乎潤體丸等三十餘  
方皆曰治諸風治一切風治一切應風治男子三十六  
種風其爲主治其爲治傳且寒熱虛實判然迥別下  
方通治果合經意乎果能去病乎龍虎丹排風湯俱  
係治五臟風而排風又曰風發又似有肉出之意夫  
病既在五臟道遠而所感深一則用麻黃三兩以發

其表一則用腦麝六兩以濕其衛而謂可以治臟病  
乎借曰在龍虎則有寒水石一斤以爲鎮墜在排風  
則有白朮當歸以爲補養此殆與古人輔佐因用之  
意合吁臟病屬裏而用發表瀉衛之藥寧不犯誅伐  
無過之戒乎寧不助病邪而伐根本乎骨碎補丸治  
肝腎風虛乳香宜經丸治體虛換腿丸治足三陰經  
虛或因感風而虛或因虛而感風既曰體虛肝腎虛  
足三陰經虛病非輕小理宜補養而自然銅半夏威  
靈仙荆芥地龍川練烏藥防風牽牛靈脂草烏羌活  
石南天麻南星槓榔等疏瀉燥疾之藥居補劑之太

半果可以補虛乎七聖散之治風濕流注活血應痛  
左之治風濕客腎經微汗以散風導水以行濕伸景  
法也觀其用藥何者為散風何者謂行濕吾不得而  
知也三生飲之治外感風寒內傷喜怒或太脈沉伏  
或插下浮盛及痰厥氣虛大有神效治外感以發散  
伸景法也治內傷以補養東垣法也誰能易之脈之  
沉伏浮盛其寒熱表裏虛實之相遠若水火然似難  
同藥痰厥因於寒或能成功血氣虛者何以收效已  
上諸疑特舉其顯者耳若毫分縷析更僕未可盡也  
姑用寘之忘言

或曰吾子謂內經風論主於外感其用麻黃桂枝  
烏附輩將以解風寒也其用腦麝葳靈仙黑牽牛  
輩將以行凝滯也子之言過矣

予應之曰風病外感善行數變其病多實少虛發表  
行滯有何不可治風之外何為又歷述神鬼恍惚起  
便瀕入手足不隨神志昏憤癱瘓躄曳手足筋衰眩  
運倒仆半身不遂脚膝緩弱四肢無力顛掉拘攣不  
語語澁諸痿等證悉皆治之攻諸痿論肺熱葉焦五  
臟因而受之發為痿痺心氣熱生脈痿故脈縱不在  
地肝氣熱生筋痿故宗筋弛縱脾氣熱生肉痿故痺

而不仁腎氣熱生骨痿故足不在身又曰諸痿皆屬於上謂之上者指病之本在肺也又曰昏惑曰癱瘓曰瞽悶曰瞽昧曰暴病曰瞽冒曰矇昧曰暴瘖曰瞽瘖皆屬於火又曰四肢不舉曰舌本強曰足痿不收曰痿涎有聲皆屬於土又禮記註曰魚肉天產也以養陽作陽德以為倦怠是濕熱內傷之病當作諸痿治之何局方治風之方兼治痿者十居其九不思諸痿皆起於肺熱傳入五臟散為諸證太抵只宜補養若以外感風邪治之寧免實實虛虛之禍乎

或曰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

風至於掉振不能久立善暴僵仆皆以為木病肝屬木風者木之氣曰掉曰掉振非顛掉乎曰眩非眩運乎曰不能久立非筋衰乎非緩弱無力乎曰諸暴強直非不隨乎曰善暴僵仆非倒仆乎又曰瞽悶曰瞽昧曰暴病曰瞽冒矇昧暴瘖曰瞽瘖與上文所謂屬肝屬風屬木之病相似何為皆屬於火曰舌本強曰痿涎有聲何為皆屬於土痿論俱未嘗言及而舌子合火土二家之病而又與倦怠並言總作諸痿治之其將有說以通之乎

予應之曰按原病式曰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



未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而有癱痿諸證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腎水虛甚則心火暴盛水不制火也火熱之氣拂鬱神明昏胃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過極而卒中者五志過熱甚故也又原病曰脾之脉連舌本散舌下今脾臟受邪故舌強又河間曰謂膈熱甚火氣炎上傳化失常故津液涌而為痰涎潮上因其稠粘難出故作聲也一以屬脾一以為胃熱謂之屬火與上不亦宜乎雖然岐伯仲景孫思邈之言風太意似指外邪之感劉河間之

謂可誤當胃作

言風明指內傷熱證實與痿論所言諸痿生於熱相合外感之邪有寒熱虛實而挾寒者多內傷之熱皆是虛證無寒可散無實可瀉局方本為外感立方而內傷熱證衮同出治其為害也似非細故或曰風分內外痿病因熱既得聞命矣手陽明太陽經肺之腑也足陽明胃經脾之腑也治痿之法取陽明一經此引而未發之言願明以告我予曰諸痿生於肺熱只此一句便見治法太意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固是就生剋言補瀉而大經大法不外於此東方木肝也西方金肺也

南方火心也北方水腎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腎雖  
有一木居其一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經曰一水不  
勝二火理之必然肺金體燥而居上土氣畏火者也  
脾上性濕而居中土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  
慾無節則水失所養火寡於畏而侮所勝肺得火邪  
而熱矣木性剛急肺受熱則金失所養木寡於畏而  
侮所勝脾得木邪而傷矣肺熱則不能管攝一身脾  
傷則四肢不能爲用而諸痿之病作焉南方則肺金  
清而東方不實何脾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而西  
方不虛何肺熱之有故陽明實則宗筋潤能束骨而

利機關矣治痿之法無出於此駱隆吉亦曰風火既  
熾當滋腎水東垣先生取黃蘗爲君黃芪等補藥之  
輔佐以治諸痿而無一定之方有無痰積者有濕多  
者有執多者有濕熱相半者有挾氣者臨病製方其  
善於治痿者乎雖然藥中肯綮矣若將理失宜聖醫  
不治也天產作陽厚味發熱先哲格言但是患痿之  
人若不淡薄食味吾知其必不能安全也

或曰小續命湯與要畧相表裏非外感之藥乎地  
仙丹治勞傷腎憊非內傷之藥乎其將何以議之  
予曰小續命湯比要畧少當歸石膏多附子防風防

已果與仲景意合否也仲景謂汗出則止藥局方則  
曰又服差又曰又病風陰晦時更宜與又曰治諸風  
似皆非仲景意然麻黃防已可久服乎諸風可通治  
乎地仙丹既曰補腎而滋補之藥與借燥走竄之藥  
相半用之腎惡燥而謂可以補腎乎借曰足少陰經  
非附子輩不能自達入味丸仲景腎經藥也八兩地黃  
以一兩附子佐之觀此則是非可得而定矣非吾之  
過論也

又觀治氣一門有白治一切氣冷氣滯氣逆氣上氣  
用安息香丸丁沉香丸太沉香丸蘇子丸勻氣散如神

九集香丸白沉香丸煨姜丸鹽煎散七氣湯九痛溫  
白先生姜湯其治嘔吐膈噎也用五膈丸五膈寬中  
散膈氣散酒撒丸草豆蔻丸撞氣丸人參丁香散其  
治吞酸也用了沉香丸小理中丸其治痰飲也用倍  
木丸消飲丸溫中化痰丸五套丸且於各方條下或  
曰口苦失味曰意酸曰舌澀曰吐清水曰痞滿曰氣  
急曰脇下急痛曰五心中熱口爛生瘡皆是明著熱  
證何為率用熱藥夫周流於人之一身以為生者氣  
也陽往則陰來陰往則陽來一升一降無有窮已苟  
內不傷於七情外不感於六淫其為氣也何病之有

今日冷氣滯氣逆氣上氣皆是肺受火邪氣得炎上之化有升無降薰蒸清道甚而至於上焦不納中焦不化下焦不滲展轉傳變為嘔為吐為膈為噎為痰為飲為翻胃為吞酸夫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此正治之法也治熱用熱治寒用寒此反佐之法也詳味前方既非正治又非反佐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謹按原病式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積飲痞膈中滿皆屬於濕諸氣逆衝上嘔涌溢食不下皆屬於火諸堅痞腹滿急痛吐腥穢皆屬於寒深契仲景之意金匱要畧曰胃痺病胃背痛括薑薤白湯主之胃痺心

痛徹背括薑薤白半夏湯主之心下痞氣氣結在胃胸下上逆搶心者枳實薤白括薑桂枝湯主之嘔而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諸嘔吐穀不得入者小半夏湯主之嘔吐病在膈上者猪苓湯主之胃反嘔吐者半夏參蜜湯主之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胃反吐而渴者茯苓瀉瀉湯主之吐後欲飲者文蛤湯主之病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心中無痞者姜汁半夏湯主之乾嘔手足冷者陳皮湯主之噦逆者陳皮竹茹湯主之乾嘔下利者黃芩湯主之氣衝上者皂莢九主之

上氣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上氣脈沉者澤漆湯  
主之太逆上氣者麥門冬湯主之心下有痰飲胃腸  
支滿目眩茯苓桂枝湯主之短氣有微飲管噎小便  
出之宜茯苓桂朮甘草湯胃氣丸亦主之病者脈伏  
其人欲自利利者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者此為流  
飲欲去故也其遂半夏湯主之病懸飲者十棗湯主  
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宜大青龍湯又宜用小青龍  
湯心下有支飲其人若冒眩澤瀉湯主之支飲胃滿  
者厚朴大黃湯主之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  
主之嘔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中有支飲故也小半夏

湯主之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  
茯苓湯主之假令瘦人臍下有瘕者吐涎沫而頭眩  
水也五苓散主之心胃有停痰宿水自吐水後心胃  
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茯苓飲主之先渴  
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半夏加茯苓湯主之觀  
其微意可表者汗之可下者利之滯者導之鬱者揚  
之執者清之寒者溫之偏寒偏熱者反佐而行之挾  
濕者淡以滲之挾虛者補而養之何嘗例用辛香燥  
熱之劑以火濟火實實虛虛各將誰執  
或曰脈訣謂熱則生風冷生氣寒三教引今冷氣

上衝矣氣逆矣氣滯矣非冷而何乎引伸景之言而斥其非然則諸氣諸飲嘔吐反胃吞酸等病將無寒證耶

予曰五臟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若諸寒為病必須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為病寒非若諸火病自內作所以氣之病寒者七無一二

或曰其餘痰氣嘔吐吞酸噎膈反胃作熱作火論治於理可通若病人自言寒氣從下而上者非冷而何

予曰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出其熱

為甚自覺其冷非真冷也火極似水積熱之甚陽亢陰微故見此證冷生氣者出高陽生之謬言也若病果因感寒當以去寒之劑治之何至例用辛香燥熱為方不知權變寧不誤人

或曰氣上升者皆用黑錫丹養正丹養氣丹等藥以為鎮墜然服之者隨手得效吾子以為熱甚之病亦將有誤耶

予曰相火之外又有臟腑厥陽之火五志之動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

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今火欲借丹劑之重墜而降之氣鬱為濕痰丹性執燥濕痰被劫亦為暫開所以清快丹藥之法偏助狂火陰血愈耗其升愈甚俗人喜溫迷而不返被此禍者滔滔皆是

或曰丹藥之墜欲降而升然則如之何則可

予曰投以辛涼行以辛溫制伏肝邪治以鹹寒佐以甘溫收以苦其和以甘淡補養陰血陽自相附陰陽比和何升之有先哲格言其則不遠吾不反贅或曰吐酸素問明以為熱東垣又言為寒何也

予曰吐酸與吞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非熱而何其有積之於久不能自漏而出伏於脾胃之間咯不得上嘔不得下臟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臟表溫喪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津液得行亦得暫解非寒而何素問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棗二陳湯俱犯了香且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為未合經意予嘗治吞酸用黃

連茱萸各製炒隨時令迭為佐使蒼朮茯苓為主病湯浸炊餅為小丸吞之仍教以粗食蔬菜自養則病易安

或曰蘇合香丸雖是類聚香藥其治滑蒸殭厥月閉狐狸等病豈子以為然乎

予曰古人製方用藥群隊者必是攻補兼施彼此相制氣味相次孰為主病孰為引經或用止治或用反佐各有意義今方中用藥一十五味除白朮朱砂訶子共六兩其餘一十二味共二十一兩皆是性急輕竄之劑往往用之於氣病與暴仆昏昧之人其衝突

經絡漂蕩氣血若摧枯拉朽然不特此也至如草豆蔻散教人於夏月濃煎以代熱水夫草豆蔻性太熱去寒邪夏月有何寒氣而欲多服縮脾飲用草果亦是此意且夏食寒所以養陽也草豆蔻草果其食寒之意乎不特此也柳又有甚者烏接氣丹曰陽氣暴絕當是陰先虧陰先虧則陽氣無所依附遂致飛越而暴絕也上文乃曰陰氣獨盛陰氣若盛陽氣為有暴絕之理假令陽氣暴絕宜以滋補之劑保養而鎮靜之庶乎其有谷夏食寒以為養陽之本何至又服辛香燥熱之劑乎且此丹下咽暴絕之陽果能接乎



孰為是否君其筭之

或曰局方言陰勝陰邪盛也陰邪既盛陽有暴絕之理予之所言與陽氣相對待之陰也果有陰虧而陽絕者吾子其能救之乎

予曰陰陽二字固以對待而言所指無定在或言寒熱或言血氣或言臟腑或言表裏或言動靜或言虛實或言清濁或言奇偶或言上下或言正邪或言生殺或言左右求其立言之意當是陰鬼之邪耳陰鬼為邪自當作邪鬼治之若陰先虧而陽暴絕者曾治一人矣浦江鄭兄年近六十奉養受用之人也仲夏

久患滯下而又犯房勞忽一晚正走廁間兩手舒撒兩眼開而無光尿自出汗如雨喉如拽鋸呼吸甚微其脉大而無倫次無部位可畏之甚余適在彼急令煎人參膏且與灸氣海穴艾炷如小指大至十八壯右手能動又三壯唇微動參膏亦成遂與一盞至半夜後盡三盞眼能動盡二十斤方能信而索粥盡五斤而利止十斤而安

或曰諸氣諸飲與嘔吐吞酸膈噎反胃等證局方未中皆療我知之矣然則要夏之方果足用乎抑猶有未發者乎

予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剏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畧有加減脩合，終難踰越矩度。夫氣之初病也，其端甚微，或因些少飲食不謹，或外冒風雨，或內感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清濁相干，氣為之病，或痞或痛，不思食，或噫腐氣，或吞酸，或嘈雜，或膨滿，不求原本，便認為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數貼時暫得快，以為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反復相仍，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

月或一月前證復作，如此延蔓，自氣成積，自積成痰，此為痰為飲為吞酸之由也。良工未遇，終藥又行，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為痞為痛，嘔吐為噎膈，反胃之次第也。飲食湯液滯泥不行，滲道塞溢，大便或秘或溏，下失傳化，中焦愈停，醫者不察，猶執為冷，翻思前藥隨手得快，至此實主皆恨藥欠燥熱，顯伺久服，可以溫脾壯胃，消積行氣，以冀一旦豁然之效，不思胃為水穀之海，多血多氣，清和則能受脾為消化之氣，清和則能運，今反得香熱之偏，助氣血沸騰，其始也胃液凝聚，無所容受，其久也脾氣耗散，傳化漸遲，其

有胃熱易饑急於得食脾傷不磨鬱積成痛醫者猶  
曰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徑以烏附助佐丹劑  
專意服餌積而久也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  
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亦不多名  
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為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  
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各  
雖不同病出一體要畧論飲有六曰痰飲懸飲溢飲  
支飲留飲伏飲分別五臟諸證治法至矣盡矣第恨  
醫者不善處治病者不守禁忌遂使藥助病邪展轉  
深蘊去生漸遠深可哀憫

或曰千金諸方治噎膈反胃未嘗廢姜桂等劑何  
吾子之多言也

予曰氣之鬱滯久留清道非藉香熱不足以行然悉  
有大黃石膏竹茹芒硝澤瀉前胡朴硝茯苓黃芩蘆  
根括婁等藥為之佐使其始則同其終則異病邪易  
伏其病自安

或曰胃脘乾槁者古方果可治乎將他有何要捷之  
法者或可補前人之未發者乎

予曰古方用人參以補肺御米以解毒竹瀝以消痰  
乾薑以養血粟米以實胃蜜水以潤燥姜以去穢正

是此意張雞峯亦曰噎當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  
可以治之此言深中病情而施治之法亦為近理夫  
噎病生於血乾夫血陰氣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  
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二氣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潤  
傳化合宜何噎之有因觸類而長曾製一方治中年  
婦人以四物湯加和白陳皮罌大桃仁生甘草酒紅  
花濃煎入驢屎飲以防其或生蟲也與數十貼而安  
又台州治一匠者年近三十勤於工作而有艾妻且  
喜酒其面白其脉濇重則大而無力令其謝去工作  
臥於牛家取新溫牛乳細飲之每頓進一杯一晝夜

可飲五七次盡卻食物以漸而至八九次半月大便  
潤月餘而安然或口乾蓋酒毒未解間飲其蔗汁少  
許

或者又曰古方之治噎膈反胃未有不言寒者子  
何不思之甚

予曰古人著方必為當時抱病者設也其人實因於  
寒故用之而得效後人遂錄以為粉式不比局方之  
編成書使天下後世之人凡有此證者率遵守以為  
之定法而專以香熟為用也雖然按寒者亦或有之  
但今人之染此病率因痰氣久得醫藥傳變而成其

為無寒也明矣

或曰治脾胃以溫補藥豈非局方之良法耶吾子其將何以議之

予曰衆言淆亂必折諸聖切恐脾胃有病未必皆寒觀其養脾九治脾胃虛冷體倦不食嘉禾散治脾胃不和不能多食消食九治脾胃俱虛飲食不下小獨聖九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大七香九治脾冷胃虛不思飲食連翹九治脾胃不和飲食不下分氣紫蘇飲治脾胃不和木香餅子治脾胃虛寒溫中良姜九曰溫脾胃奪命抽刀散曰脾胃冷燒脾散曰脾胃虛

進食散曰脾胃虛冷不思飲食丁香煑散曰脾冷胃寒二姜九曰養脾溫胃姜合九曰脾胃久虛蓬煎九曰脾胃虛弱守金九曰脾胃虛冷集香九曰脾胃不和藜藿散曰脾胃虛冷壯脾九曰脾胃虛弱人參丁香散曰脾胃虛弱人參煑散曰脾胃不和丁香透膈湯曰脾胃不和丁香五奪九曰脾胃虛弱膈膈九之壯氣暖腎兔絲子九之治腎虛金釵石斛九之治氣不足苗香九之治臟虛冷玉霜九之治氣虛安腎九之治腎積寒麝香鹿茸九之益氣養正丹之治諸虛朴附九之治脾胃虛弱接氣丹之治真氣虛四神

丹之治五臟沉香鹿茸丸之治氣不足椒附丸之溫  
五臟從蓉大補丸之治元臟元氣虛鍾乳白澤丸之  
治諸虛二建湯之治氣不足甚者類聚丹劑悉曰補  
脾胃溫脾胃補腎補五臟補真氣而各方條下曰舌  
苦曰面黃曰舌苦無味曰中酒吐酒曰酒積曰酒癖  
曰飲酒多曰酒過傷曰氣促喘急曰口淡曰舌澀曰  
噫醋曰舌乾曰溺數曰水道澀痛曰小便出血曰口  
苦曰咽乾曰氣促曰盜汗曰失精曰津液內燥曰氣  
上衝曰外腎痒曰枯槁失血曰口唇乾燥曰喘滿曰  
肢體煩疼曰衄血曰小便淋瀝悉是明具熱證如何

類聚燥熱而謂可以健脾溫胃而滋腎補氣乎經曰  
熱傷脾常服燥熱寧不傷脾乎又曰腎惡燥多服燥  
熱寧不傷腎乎又曰熱傷元氣久服燥熱寧不傷氣  
乎又曰用熱遠熱又曰有熱者寒而行之此教人用  
熱藥之法蓋以熱藥治寒病苟無寒藥為之嚮導佐  
使則病拒藥而扞格不入謂之遠熱者行之以寒也  
兩句同一意恐後人不識此理故重言以明之今局  
方辛香燥熱以類而聚之未嘗見其所謂遠熱也用  
熱而不遠熱非惟不能中病抑且正氣先傷醫云乎  
哉夫良醫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其虛邪也

當治其母實邪也當治其子微邪也當治其所勝賊  
邪也當治其所不勝正邪也當治其本經素短又謂  
雜合受邪病者所受非止一端又須察其有無雜合  
之邪輕重較量視標本之緩急以為施治之先後今  
乃一切認為寒冷吾不知脾胃與腎丁向只是寒冷  
為病耶論方至此雖至愚昧不能不致疑也吾又攷  
之要畧矣諸嘔吐穀不得入者小半夏湯主之疽病  
寒熱不食食則頭眩心胃不安者茵陳湯主之身腫  
而冷腎空不能食病在骨節發汗則安心胃停痰吐  
水虛滿不能食者茯苓湯主之中風手足拘急惡寒

不欲飲食者三黃湯主之下利不欲飲食者大承氣  
湯主之五勞虛極羸瘦不能食者大黃廣虫丸主之  
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心悸者炙甘草湯主之虛  
勞腰痛小腹拘急者八味丸主之虛勞不足者大薯  
蕷丸主之虛勞虛煩不得眠者酸棗仁湯主之夫嘔  
者胃滿者吐水者下利者惡寒者腫而冷者不能飲  
食者虛勞羸瘦者虛勞汗而悸者虛勞而腰痛者虛  
勞不足者虛勞煩而不眠者自局方之法觀之寧不  
認為寒冷而以熱藥行之乎仲景施治則不然也痰  
者道之熱者清之積者化之濕者滲之中氣清和自

然安裕虛者補之血凝者散之躁者寧之熱者和之  
陰氣清寧何虛勞之有也

或曰傷寒一門雖取雜方仲景之法亦摘取之矣  
吾子其忘言乎

予曰傷寒之法仲景而下發明殆盡局方是否愚不  
必贅雖然仲景論傷寒矣而未及乎中寒先哲治胃  
大寒而昏中者用附子理中湯而安其議藥則得之  
矣曰傷曰中未聞有議其異同之者予俛而思之傷  
寒有即病有不即病必大發熱病邪循經而入以漸  
而深中寒則倉卒感受其病即發而暴傷寒之人因

其舊有鬱熱風寒外束饑餒自家鬱發為熱其初也  
用麻黃桂枝輩微表而安以病體不甚虛也中寒之  
人乘其腠理踈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發溫  
補自解此謂氣之大虛也傷寒熱雖甚不死中寒若  
不急治去生甚遠其虛實蓋可見矣

或曰脾胃一門子以局方用藥太熱未合經意若  
平胃散之溫和可以補養胃氣吾子以為何如

予曰蒼木性燥氣烈行溫解表甚為有力厚朴性溫  
散氣非張瀟實急者不用承氣用之可見矣雖有陳  
皮甘草之甘緩甘辛亦是決裂耗散之劑實無補土



之和經謂主氣太過曰敦阜亦能為病况胃為水穀  
之海多氣多血故因其病也用之以瀉有餘之氣使  
之平爾又雖察其挾寒得寒物者投之胃氣和平便  
須卻藥謂之平者非補之之謂其可常服乎

或曰調胃承氣亦治胃病謂之調者似與平胃散  
之平意義相近何用藥之相遠也

予曰調胃承氣治熱中下二焦藥也經曰熱淫於內  
治以醎寒佐以苦其功在乎導利而行之以緩平胃  
散止治濕上焦之藥也經曰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温  
佐以甘辛以汗為效而止

或曰治濕不利小便非治也非仲景法耶何予曰  
之悖也

予曰淡滲治濕以其濕在中下二焦今濕在上宜以  
微汗而解不欲汗多故不用麻黃乾薑輩

或曰局方用藥多是温補或以為未合中道積熱  
痼冷二門其制作其取用吾子其無以議之矣

予曰張仲景言一百八病五勞六極七傷與婦人共  
三十六病孫真人言四百四病凡遇一病須分寒熱  
果寒邪則熱之果熱邪則寒之寒熱甚邪則反佐而  
制之今列病之目僅十有餘而分積熱痼冷兩門何

不思之甚也。要畧中風脈緊為寒浮為虛肺痿吐涎不能飲不渴必遺溺此為肺中冷甘草乾姜湯溫之腹滿痛時減如故此為寒宜溫之。下利欲噦不能此腹中寒也。脇下偏痛脈弦緊此寒也宜大黃附子細辛湯溫之。痰飲脈雙弦者寒也黃疸發熱煩喘胃滿口燥又被火劫其汗病從濕得身盡熱而黃此熱在內宜下之。下利脈數而渴設不差則清膿血以其有熱也。婦人能食病七八日而更發熱者此為胃實氣熱宜大承氣下之。產後七八日若太陽證小便堅滿此惡露不盡不大便四五日發熱喘時煩燥食則妄

言此熱在裏結在膀胱宜大承氣利之。安婦人或中風或傷寒經水適來適斷有寒熱皆為執入血室。今局方不曾言病而所謂寒與熱者其因何在。其病何名。果無雜合所受邪果無時令資稟之當擇耶。據外證之寒熱而遂用之果無認假為真耶。果以是為非耶。

或曰以寒熱為篇目固未合經意若其諸方果有合乎

予曰以積熱為篇自固有可議若諸方之制作取用儘有妙理吾其為子發明前人之意恐可為用方消

埃之助夫紫雪者心脾肝腎胃經之藥也通中散洗  
心散末裏血氣之藥也涼膈散心肺脾胃之藥也龍  
腦飲子勝冰丹真珠散靈液丹上中二焦之藥也碧  
雪雜蘇凡三黃丸八正散三焦藥也甘露丸心脾肝  
之藥也涼膈丸心脾胃之藥也抱龍丸麥門冬散心  
肺肝之藥也妙香丸疏快腸胃制伏木火藥也甘露  
飲心肺胃藥也五淋散血而裏藥也消毒飲氣而表  
藥也麻仁丸氣而裏藥也導赤丸氣與血而裏藥也  
導赤散心小腸藥也有升有降有散有補有滲導有  
驅逐有因用有引經或緩之以甘或收之以酸或行

之以香或因之以蠟或燥之以苦觀其立方各有所  
主用方之人宜求其意若夫痼冷門尤有可諒者冷  
即寒也內經以寒為殺厲之氣今加痼於冷之上豈  
非指身惡寒而口喜熱之病耶若以此外證便認為  
痼冷宜乎夏英公之常餌烏附常御綿帳不知濕痰  
積中抑遏陽氣不得外泄身必惡寒經曰亢則害承  
乃制又劉河間曰火極似水故見此證當治以鹹寒  
佐以甘溫視標之先後正邪之虛實孰緩孰急為之  
正法何至類用烏附丹劑借燥之藥抱薪救火屠戮  
何異古人治戰慄有以大承氣湯下之而愈者惡寒

戰慄明是執證亦有因久服熱藥而得之者祖有虛  
 實之分耳進士周本道年近四十得惡寒證服附子  
 數日而病甚求余治診其脈弦而似緩遂以江茶入  
 薑汁香油此少吐痰一升許減綿木半又與通聖散  
 去麻黃大黃苦硝加當歸地黃百餘貼而安又一色  
 目婦人年近六十六月內常覺惡寒戰慄喜咬熱衾  
 綿多汗如雨其形肥臃厚已得附子三十餘但渾身  
 痒甚兩手脈沉瀆重取稍大知其熱甚而血虛也以  
 四物湯去川芎倍地黃加白朮黃芪炒藥生其首人  
 參每貼一兩重方與一貼腹大泄日無視口無言

知其病熱深而藥無反佐之過也仍取前藥熟炒與  
 之蓋借火力為嚮導一貼利止四貼精神回十貼病  
 全安又蔣氏婦年五十餘形瘦面黑六月喜熱惡寒  
 兩手脈沉而瀆重取似數以三黃丸下以姜汁每三  
 十粒三十貼微汗而安彼以積熱痼冷為叙方之篇  
 且其得失可知矣

泄痢一門其用鍾乳健脾丸胡真丸駟車丸訶梨勒  
 丸大溫脾丸黃連阿膠丸胡粉丸桃花丸訶梨勒散  
 木香散七棗湯赤石脂散養臟湯御米湯金粟湯狗  
 頭骨丸豆蔻丸肉豆蔻散三神丸丁香豆蔻散止瀉

九皆用熱藥為主治以澁藥為佐使當為腸虛感寒而成滑痢者設也彼瀉痢者將無熱證耶將無積滯耶內經曰春傷於風夏為膿血多屬帶下夫瀉痢證其類尤多先賢曰濕多成瀉此確論也曰風曰濕固不可得而通治矣况風與濕之外又有雜合受邪似難例用澁熱之劑今方中書證有熱治裏急者有熱治後重者有熱治裏急後重者此豈非帶下之病乎今瀉利與帶下家同論治實實虛虛之患將不俟終日矣

或曰然則瀉痢與帶下為病不同治法亦別吾子

其能通之乎

予曰經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於火又下痢清白屬於寒熱君火之氣火相火之氣寒寒水之氣屬火熱者一屬水寒者一瀉痢一證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謹玩局方專以熱澁為用若用之於下痢清白而屬於寒者斯可矣經所謂下迫者即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火所為其毒甚於熱也投以澁熱非殺之而何謹按仲景之法謂下痢脈滑而數者有宿食當下之下痢脈遲而滑者實也痢為未止急下之下痢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安下痢不

欲食有宿食者當下之痢腹滿痛為寒為實當下之  
下痢腹堅實當下之下痢謹語有燥矢當下之下痢  
二部皆平按之心下堅急下之下痢已差至其時復  
發者此為下未盡更下之安下痢脉大浮弦下之當  
自愈風寒下者不可下下後心下堅痛脉遲此為寒  
宜溫之脉浮大此為虛強下之故也設脉浮革者因  
而腸鳴當溫之下痢脉遲緊痛未欲止當溫之下痢  
心痛急當救裏可與理中四逆附子輩下痢太孔痛  
宜溫之觀仲景可下者十法可溫者五法謂之下者  
率用承氣加枳何嘗以砒丹巴硃决烈燥熱重毒

劑謂之溫者率用姜附為王何嘗用鍾乳龍骨石脂  
粟殼緊澁燥毒之劑

或曰可下者豈非腸胃有積滯乎不用砒丹巴硃  
恐積滯未易行也吾子以為未然幸發明承氣之  
意可乎

予曰大黃之寒其性善定佐以厚朴之溫善行滯氣  
緩以甘草之甘飲以湯液灌滌腸胃滋潤輕快無所  
留滯積行即止砒丹巴硃毒熱類聚劑成丸藥其氣  
凶暴其體重滯積垢雖行毒氣未過譬如強暴貪賊  
手持兵刃其可使之徘徊顧瞻於堂奧間乎借使有

愈病之功其腸胃清導之氣能免旁損暗傷之患乎  
仲景治痢可溫者溫可下者下或解表或利小便或  
待其自已區別易治難治不治之證全為詳密然猶  
與滯下衄同立方命論其後劉河間分別在表在裏  
挾風挾濕挾熱挾寒挾虛明著經絡隄防傳變大槩  
發明滯下證治尤為切要和血則便濃自愈調氣則  
後重自除此實盲者之日月龍著之雷霆也

或曰局方治法將終不能彷彿仲景之方耶

予曰圓機活法內經具舉與經意合者仲景之書也  
仲景因病以製方局方製藥以俟病若之何其能仿

佛也宋命近臣讎校方書彼近臣者術業素與居養  
不同焉知為醫之事哉雖然知尊仲景矣亦未嘗不  
欲效之也徒以捧心效西施爾觀桃花丸一方可見  
矣即要畧桃花湯也仲景以治便膿血用赤石脂完  
者乾薑粳米同煮作湯一飲病安便止後藥意謂病  
屬下焦血虛且寒非乾薑之溫石脂之澁且重不能  
止血粳米味甘引入腸胃不使重澁之體少有疑滯  
故煮成湯液藥行易散餘毒亦無局方不知深意不  
造妙理但取易於應用喜其性味溫補借為止瀉良  
方改為丸藥劑以麩糊日與二服其果能與仲景之

意合也

或曰河間之言滯下似無按虛按寒者然乎否乎  
幸明以告我

予曰泄利之病水穀或化或不化並無努責惟覺困  
倦若滯下則不然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腸垢或  
無糟粕或糟粕相混雖有痛不痛大痛之異然皆裏  
急後重逼迫惱入致之於經察之於證似乎皆熱證  
實證也余近年涉瀝亦有太虛太寒者不可不知敢  
筆其畧以備米覽余從叔年踰五十夏間患滯下病  
腹微痛所下褐色後重頗併穀食大減時有微熱察

其脈皆弦而濇以數而稍長却喜不甚浮大兩手相  
等視其神氣大減余曰此非滯下憂慮所致心血虧  
脾氣弱耳遂與參朮為君當歸身陳皮為臣川芎炒  
白芍藥茯苓為佐使時暄熱甚加少黃連與兩日而  
安梅長官年三十餘奉養厚者夏秋間患滯下腹大  
痛有人教服單煮乾薑與一貼痛定少頃又作又與  
又定由是服乾姜至三斤八日後予視之左脈弦而  
稍大似數右脈弦而稍大減亦似數重取之似緊余  
曰此必醉飽後喫寒冷太過當作虛寒治之因其多  
服乾姜遂教四物湯去地黃加人參白朮陳皮酒紅



花茯苓桃仁煎入生姜汁飲之至一月而安金氏婦  
 年近四十秋初尚熱患滯下腹但隱痛夜重於晝全  
 不得睡食亦稍減口乾不飲已得治刺靈砂二貼矣  
 余視之兩手脈皆瀉且不与神思倦甚飲食全減因  
 與四物湯倍加白朮為君以陳皮佐之與十數貼而  
 安此二病者若因其逼迫而用峻劑豈不悞久

或曰局方諸湯可以清痰可以消積可以快氣可  
 以化食口鼻既宜胃膈亦舒平居無事思慮預防  
 非方之良者乎

予曰清香美味誠足快意揆之造化恐未必然經曰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氣為陽宜降血為陰宜升一升  
 一降無有偏勝是謂平人今觀諸湯非豆蔻縮砂乾  
 姜良姜之辛宜於口非丁香沉檀蘇桂之香宜於鼻  
 和以酸鹹甘淡其將何以悅入奉養之家閑佚之際  
 主者以此為禮賓朋以此取快不思香辛升氣漸至  
 於散積溫成執漸至鬱火其味戀膈漸成中滿脾主  
 中州本經自病傳化失職清濁不分陽亢於上陰微  
 於下謂之陰平可乎謂之陽秘可乎將來無病適足  
 生病將求取藥反成受苦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  
 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其病可勝言哉

或曰舍利別非諸湯之類乎其香辛甘酸始有其  
馬何言論弗之及也

予曰謂之舍利別者皆取時果之液煎熬如飴而飲  
之稠之甚者調以沸湯南人因名之曰煎味雖其美  
性非中和且如金櫻煎之縮小便杏煎楊梅煎蒲桃  
煎櫻桃煎之發胃火積而至又濕熱之禍有不可勝  
言者僅有桑椹煎無毒可以解渴其餘味之美者並  
是嬉笑作罪然乎否乎

或曰婦人下門無非經候胎產帶下用藥溫暖於  
理頗通吾子其無忘言乎

予曰婦人以血為主血屬陰易於虧欠非善調攝者  
不能保全也餘方是否姑用置之若神仙聚寶丹則  
有不能忘言者其方治血海虛寒虛熱盜汗理宜補  
養琥珀之燥麝香之散可以用乎面色痿黃肢體浮  
腫理宜導濕乳香沒藥固可治血可以用乎胎前產  
後虛實不同逐敗養新攻補難並積塊堅癥赤白崩  
漏宜於彼者必防於此而欲以一方通治乎世人以  
其貴細溫平又喜其常服可以安神去邪令人有子  
殊不知積溫成熟香竄散氣服者無不被禍自非五  
臟能言醫者終不知覺及至變生他病何曾歸咎此

丹余姪女形色俱實以得子之遲服此藥背上發癰  
證候甚危余診其脈散大而濇急以加減四物湯百  
餘貼補其陰血幸其質厚易於收救質之薄者悔將  
何及若五積散之治產後餘血作痛則又有不能忘  
言者以蒼朮為君麻黃為臣厚朴枳殼為佐雖有芍  
藥當歸之補血僅及蒼朮三分之一且其方中言婦  
人血氣不調心腹撮痛閉而不行並宜服之何不思  
產後之婦有何寒邪血氣未充似難發汗借白推陳  
致新藥性溫和豈可借用麻黃之散附以蒼朮枳朴  
虛而又虛禍不旋踵率爾用藥不思之甚

或曰初產之婦好血已虧瘀血尚留黑神散非要藥歟

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理之常也初產之婦好血  
未必虧汚血未必積臟腑未必寒何以藥為飲食起  
居勤加調護何病之有誠有汚血體怯而寒與之數  
貼亦自簡便或有他病當求病起何因病在何經氣  
病治氣血病治血寒者溫之熱者清之疑者行之虛  
者補之血多者止之何用海製此方不恤無病生病  
彼黑神散者用乾姜當歸之溫熱黑苔之甘熟地黃  
之微寒以補血之虛佐以炒蒲黃之甘以防出血之

多考藥之酸寒有收有散以為四藥之助官桂之大  
辛熱以行滯氣推凝血和以甘草之緩其為取用似  
乎精密然驅逐與補益似難同方施治設有性急者  
形瘦者本有怒火者夏月坐蓐者時有火令姜桂皆  
為禁藥論語未達之戒不知誰執其咎至於將護之  
法尤為特理肉汁發陰經之火易成內傷之病先哲  
具有訓戒胡為以羊雞濃汁作糜而又常服當歸丸  
當歸建中湯四順理中丸雖是滋補悉犯桂附乾姜  
僭熱之劑臟腑無寒何處消受若夫兒之初生母腹  
頃寬便吹雞子且喫火鹽不思雞子難化火鹽發熱

展轉為病醫者不識每指他證率爾用藥寧不悞人  
余每見產婦之無疾者必教以却去黑神散與夫雞  
子火鹽諸服肉食且與白粥將理間以此少石豈煮  
煮令其淡食之至半月以後方與少肉若雞子亦須  
豁開淡煮大能養胃卻疾彼富貴之家驕恣之婦卒  
有白帶頭風氣痛膈滿痰逆口乾經水不調髮脫體  
熱皆是陽勝陰虛之病夫生血氣本自和平曰勝曰  
虛又焉知非此等緣妄有以啟之耶

書林某曾屋甚助





151

151

151

151

